

阿富汗能否在战乱中再生

王京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美国及其盟友联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持续了 20 年。美国在战争中伤亡一万多人,消耗两万多亿美元,在阿富汗留下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最终狼狈撤军。塔利班以更强势的姿态又回到了喀布尔,夺取了政权。塔利班接手了一个百废待兴、危机重重的阿富汗。塔利班面临太多挑战和棘手问题,诸如反恐与禁毒、建立包容且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解决民生发展经济、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处理好政教关系、解决社会发展二元化等问题。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阿富汗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建设时期。

关键词:美国撤军;战争损失;塔利班执政;多重挑战;阿富汗前途

中图分类号: D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21)06-0001-11

DOI:10.16740/j.cnki.cn43-1240/c.2021.06.001

阿富汗系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山国,属大陆性气候,全年干燥少雨,四季分明。境内多山,著名的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斜倾,多处高山台地海拔五千多米。高原和山地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四,北部和西南部有平原,西南部有沙漠,平均海拔 1884 米。最高峰在瓦罕走廊北部,最高点诺沙克(Noshak)海拔 7492 米。^①主要河流有阿姆河(也是阿富汗最低点,海拔 258 米)、赫尔曼德河、喀布尔河和哈里鲁德河。全国面积 652300 平方公里(比我国青海省小,比四川省大),划分为 34 个省(虽称为省,辖区面积比我国有些县还小)。

阿富汗北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和东南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交界,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国接壤。阿富汗不仅是多种文明交汇和碰撞的地区,也是大国势力长期博弈、争夺之地。

一、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这个世界

第一军事强国与其西方盟国用了 20 年时间,耗费了数万亿美元,死伤了一万多人,仅在阿富汗历史上“画了个圆圈”,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2021 年 8 月 15 日,塔利班以更强势的姿态又回到了喀布尔。

虽然美国是根据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实施撤军,但撤离行动仍造成喀布尔机场极度混乱,甚至有仓皇出走的阿富汗人从起飞的飞机上滑落身亡,撤离过程中机场还遭到恐怖炸弹袭击,慌乱的美军狼狈不堪。美国媒体也称美国匆忙从阿富汗撤离为“大溃败”。美国在干涉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总是始乱终弃,乱搞一通,留下一个烂摊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在阿富汗亦然。那么,20 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什么呢?

——战争不仅耗费了巨资,还导致几十万人死伤和数百万难民流落他乡。布朗大学的战争费用和死亡人员项目研究数据表明,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耗资高达 2.3 万亿美元;截至 2021 年 4 月,在阿富汗战争中多达 2448 名美

收稿日期:2021-10-08

作者简介:王京烈,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会理事。

国军人丧生;另外有 3846 名美国雇佣兵、承包商和非军事人员死亡(这些所谓的“承包商”并非通常经济活动的承包商,除了负责基地或重要目标的安保工作外,还完成见不得光的“湿活或脏活”等特殊任务等,但很少被美国政府提及);北约盟军有 1344 人丧生,救援人员死亡 444 人,79 名记者遇难;共有 8161 人死亡。

在 20 年战争中死于战乱的阿富汗无辜平民达 47245 人,死亡者中除了有成年男子,还有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军队和警察死亡 66000 人;而塔利班和其他反对派武装的死亡人数为 51191 人;共有 164436 名阿富汗人在这场本可避免的战争中丧生。^②伤残人员则是死亡人数的数倍(最保守的估算也是 5~6 倍),他们的余生将在痛苦中度过。

20 年战争摧毁了无数民众的家园,使 590 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很多人被沦为难民。^③这些人生无所依、无处为家,有很大一部分逃离阿富汗而流落海外。

——扶持了四届傀儡政府,培养了一批所谓的“城市精英”。美国为了扶持傀儡政府以及组建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共耗费了 830 亿美元。2001 年美国占领阿富汗之后,很快建立了“傀儡政权”,先是推出卡尔扎伊任总统,之后由加尼执政。媒体通常称其为“喀布尔政权”,这倒是“名副其实”,因为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种反政府势力从未停止过斗争,傀儡政府的管辖能力也仅限于喀布尔和周边地区。傀儡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无法逃脱必然垮台的宿命。因为一个靠外国军队支持和保护的政权绝不可能长久,垮台只是迟早的事。塔利班刚刚抵近喀布尔,还未进城,包括总统加尼在内的许多高官就纷纷卷款潜逃,加尼出逃的时候卷走了 1.69 亿美金。^④塔利班在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的别墅里发现了六百五十多万美元现金和许多金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怒斥阿

前总统加尼是“骗子”。^⑤

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很多都持有双重国籍。前总统加尼早就是美国公民,只是在 2009 年为了竞选总统才放弃了美国国籍。前信息通信部长萨伊德为英国国籍,因为不愿与这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于 2020 年辞职弃官,到德国去打工送外卖。

虽然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拥有先进的美式装备,但塔利班攻城掠地,甚至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喀布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贪腐、将军吃饷。许多将军看到政府高官贪腐,也“不甘落后”,造了一些假名字掺混在军队编制名册中充数,从中捞钱牟利,致使阿富汗军队大量缺员。

实际上,2020 年 2 月美国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时,就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阿富汗傀儡政府。所以,加尼政府很快瓦解、军队不堪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阿富汗战争,但 20 年过去了,结果是越反越恐。美国和盟友在阿富汗驻有大规模军队,在峰值期美军驻阿富汗达十多万人,^⑥直到 2020 年初,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仍有 1.4 万人。^⑦阿富汗前政府军和安全部队也是全套美式精良装备,达 30.7 万之众。^⑧美国应该有能力打击恐怖组织,遏制其在阿富汗发展,但实际效果截然相反。与 20 年前相比,在阿富汗活动的恐怖组织从几个增长到二十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有:

基地组织网络 (Al Qaeda Core - AQ) 和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 (Al Qaeda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 AQIS),^⑨这两个都是基地组织,活动相对低调,前者为基地核心机构,后者是其在南亚设置的相对独立的分支机构,同样在阿富汗活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Islamic State-Khorasan Province - ISKP),虽然该组织经常与塔利班发生冲突并遭到美军的打击,但仍

高调行事,美军撤离过程中在喀布尔机场遭到炸弹袭击就是该组织所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ik-e-Taliban Pakistan - TTP),为典型的跨境恐怖组织,总部在巴基斯坦,但经常在阿富汗从事恐怖活动;东突厥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 ETIM),该组织不仅在阿富汗进行恐怖活动,还与“伊斯兰国(IS)”有密切联系,在其意识形态影响下还派恐怖分子参加在叙利亚等地的活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 IMU)以及圣战者联合理事会(Mujahidin United Council-MUC, Shura-i-Etehad Mujahidin)^⑩等。“恐怖组织把阿富汗作为他们的基地、招募中心,支持和组织武装分子实施恐怖活动。”^⑪阿富汗也因此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阿富汗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输出地。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另一场“战争”即反毒和缉毒同样收效甚微。20年来由于动荡和战乱,以及政府治理不力,阿富汗成为世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区和鸦片生产地,鸦片产量更是增长了四十多倍,^⑫目前全球90%的海洛因都来自阿富汗。2017年阿富汗鸦片生产量达到9900吨,价值14亿美元,约占阿当年GDP的7%。^⑬美国及其盟国发动冠名为“持久自由”的阿富汗战争后,大量毒品扩散到世界各地,导致约100万人死亡。^⑭

根据美国国会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SIGAR)的报告,为了控制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毒品交易,2002年至2017年美国共投入了86亿美元进行缉毒,包括施行封锁、销毁罂粟种植及鼓励种植其他农作物等,但是收效甚微。美国在阿富汗不仅反恐失败,缉毒也不成功。^⑮

——遗留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据报道,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时遗留了大批武器装备,价

值约数亿美元,^⑯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汽车、许多架飞机,以及数十万件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及其他装备。当然,一些比较尖端的武器装备被破坏了(包括拆走了核心部件和芯片或使用“热爆炸弹”进行破坏),已无使用价值。但是大量武器弹药留在阿富汗,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枪支流入到民间或被恐怖组织获取,又可能引发更多的暴力恶性事件,直接威胁着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其实许多年前,美军和阿军中就有官兵为了牟利,将武器装备倒卖到黑市上,有些武器装备还流入到周边国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美国撤军阿富汗可谓“颜面尽失”,其失败的阿富汗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美国国会阿富汗重建特别检查组(SIGAR)发布了长达140页的《阿富汗重建20年的教训》报告,反思20年得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总结阿富汗乱局时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溃败,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溃败”,而“民主是不能输出的”。^⑰教皇方济各也谴责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无视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将民主强加给阿富汗。^⑱

早在2009年美国奥巴马在联大演讲时就说过,“外部(力量)不可能将民主强加给任何国家。每个国家都将谋求一条基于自身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发展道路”^⑲。前不久,拜登总统在谈到从阿富汗撤军决定时也强调,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关于阿富汗,而且“它终结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⑳

表面上,美国总统好像都“很明事理”。那么,美国政府会认真反思吗?毫无疑问,美国高层不会认真反思,也不会停止对外干涉,美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美国可能在战争中失去很多(财力、物力、人员等),但仍在打仗、发动战争。因为美国政府就是美国军火工业大财阀掌控的国家机器,军火大亨们总是能从贩卖军火和战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而阿富汗人民则留了几十年的血和泪,抚平这些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

二、塔利班的前世今生

塔利班(Taliban)为普什图语“学生”一词的音译,^①即宗教学校的学生,现指阿富汗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伊斯兰复兴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力量。塔利班1994年兴起于阿富汗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宗旨是铲除军阀、恢复社会秩序、打击腐败、重建国家,因此得到诸多部族势力的支持。塔利班遵奉的伊斯兰复兴主义与德欧班迪教派有很深的渊源。德欧班迪教派(Deobandi)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一种,最初起源于印度小镇德欧班(Deoband)穆斯林社团的宗教学校,19世纪60年代为抵抗英国殖民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流行于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主要通过宗教学校传播其教派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影响力。^②

德欧班迪教派的思想主张是,反对当时伊斯兰社会出现的腐败和不纯洁现象,要求通过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和严格实施“沙里阿”^③(Shari'a 伊斯兰教法)推进社会变革。塔利班的领导层中很多人曾在德欧班迪教派的宗教学校学习过。宗教学校在这些地区有很深的根基,得到许多部族的支持,同时也不断向塔利班输送人员。早期巴基斯坦(主要是“边境警察”Frontier Constabulary)曾为塔利班武装提供过训练。

塔利班崛起于乱世。1996年9月,仅仅崭露头角两年的塔利班,一鼓作气扫平各路军阀和多种势力,势如破竹般地攻下首都喀布尔,推翻拉巴尼政府,夺取政权。一年后,定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掌权后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施极为严苛的统治,歧视妇女,抵制现代化,排斥其他文化,实行“灭佛运动”,甚至还炸毁了著名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

阿富汗还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风港。塔利班实施的苛政引发人们的普遍不满,塔利班也逐渐失去人心,时至今日仍遭世人诟病。虽然塔利班已经掌权,关心阿富汗局势的人们仍然在观其言行。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塔利班政权庇护“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塔利班被赶出喀布尔,但没有消亡,而是转入农村和边远地区,长期与美军周旋并不断袭扰美军和傀儡政府,使其疲惫不堪,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与塔利班谈判。目前塔利班武装超过8.5万人,^④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有何不同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尽管均秉持所谓伊斯兰复兴或原教旨主义理念、意识形态,都是“贴着伊斯兰标签”的组织,但有着本质的不同。两个组织之间的敌对和冲突既有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也有现实中争夺资源(包括物质和人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对抗。

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其宗旨是赶走外国占领军,在阿富汗实行伊斯兰教法,让信众生活在和平、公正、没有贪腐、纯净的伊斯兰社会中;它有具体目标、措施,也曾有执政经历,是现实主义的。塔利班为了实现其目标,采取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成员主要是普什图人和境内的其他部族成员,在其成立之初吸纳了许多抗击苏联入侵的“穆贾希德”(抗苏圣战者)老战士。塔利班想要统治阿富汗,其立足点也是阿富汗。塔利班认为伊斯兰国罔顾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无益于阿富汗国家、社会的发展。

而所谓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只是自诩、臆想的国,是极端泛伊斯兰主义的恐怖组织,其终极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斯兰帝国,是一种“宗教乌托邦”。

“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 Islamic State-Khorasan)是其在阿富汗的分支组织。所谓伊斯兰国,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领导组织和宣教机构传播极端思想及进行培训之外,主要进行各种方式的恐怖活动,手段极其残忍。为了扩大恐怖影响,他们往往采取针对平民的行动(例如,前不久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制造的爆炸案);其组织成员极为复杂,多数是在各国招募的思想偏激的信众,也有少数来自西方社会的皈依后的尚武杀手。阿富汗对于伊斯兰国来讲只是实现其全球目标的跳板。伊斯兰国指责塔利班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获得合法性,无视伊斯兰主义的全球目标。

阿富汗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 ISIS-K 是多年的死对头。双方争夺势力范围、资源和人力等,时常发生武装冲突。喀布尔的监狱曾关押了数百名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成员,其中包括前领导人阿布·奥马尔·霍拉萨尼等。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从监狱释放了数百名囚犯,但处决了霍拉萨尼和其余8名骨干分子。^⑤

接管喀布尔之后,塔利班反复强调不允许 ISIS 在阿富汗活跃起来。塔利班承诺,“不能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向其他国家发动攻击的跳板”。^⑥

实际上,所谓伊斯兰国一直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中东以及伊斯兰国家不论是政府还是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均一致谴责伊斯兰国残暴的恐怖主义行为,相关国家不断派军队进行打击、围剿。

塔利班将如何执政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塔利班很快就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这也是塔利班1996年夺权建国时的国名。它实际上确定了未来阿富汗国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形式——将实施伊斯兰教法已无悬念,即教法立国并在“埃

米尔”领导下组建包容性政府。

9月7日,塔利班又宣布了临时政府的内阁(主要成员)名单,除国家元首“埃米尔”阿洪扎达之外,新政府9名成员包括总理均冠以“代理”字眼,突出了临时性和可调整性。

毫无疑问,塔利班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塔利班,这点塔利班也在反复强调、宣示。对塔利班而言,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还将使阿富汗重新陷入内战的深渊。

塔利班将向何处去,将在多严苛程度上实施伊斯兰教法,未来新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包容性和代表性尚未可知,但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将决定着阿富汗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关心之处。

中东国家中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不在少数,虽说都是按照同一部教法行事,但各国在包容度和宽容性方面不尽一致。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中东地区也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保守的国家,遵奉瓦哈比派(近代阿拉伯半岛出现的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亦称“清教派”)。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一代领导阶层治国理念的变化,沙特阿拉伯出现了一些值得期许的变化:虽然女性依然带着面纱,但早在十多年前沙特阿拉伯就兴建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女子大学,女性可以在校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沙特阿拉伯已经开放了电影院,女性可以独自驾驶汽车外出,沙特女性就业率(2018年)已达23%;^⑦2018年3月和2019年12月,沙特先后在吉达和利雅得举办了两届国际爵士音乐节,^⑧而以前爵士乐被认为是魔鬼的声音;2021年8月两名沙特女性还被任命为两圣地清真寺总管助理的高级教职,^⑨同年9月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还出现了女兵。^⑩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世界在发展,古老保守的沙特阿拉伯也在变化。上述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女性可以独自驾车或在清真寺任重要教职为教民服

务,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束缚妇女的枷锁,体现了尊重女性和公平正义,为进一步解放妇女和生产力作了铺垫,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守护者在伊斯兰世界有十分特殊的影响,因此,沙特阿拉伯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也给塔利班在阿富汗施政、治国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样板。那么塔利班还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墨守陈规、恪守严酷的伊斯兰教法吗?

虽然阿富汗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有着极为广泛且根深蒂固的影响,但阿富汗历史上一直是世俗主义国家,从未出现过神权统治。25年前塔利班夺取了政权,曾有5年的执政经历,其间实施了严苛的伊斯兰教法。2001年被逐出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的领导人也更换了两次,对这段执政失败的经历肯定会进行反思。20年后塔利班重返喀布尔执政,从一进城就立即宣布在阿富汗大赦,包括前政府官员和一些反塔利班的人,同时反复强调将组建宽容的政府,将给阿富汗带来和平,鼓励公职人员返岗工作,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等等。前不久,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宣称:“计划在阿富汗举行大选,阿富汗社会的各个阶层将广泛参与其中。我们正寻求让非塔利班成员、有才能的人参与到最广泛的领域中来。”^⑧这些都说明,塔利班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塔利班了。在喀布尔,除了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机场搞的恐怖爆炸和美军无人机的报复轰炸之外,目前尚未发生过大规模流血事件,社会秩序在逐步恢复,刑事案件也减少了,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便塔利班的转变和承诺全部兑现,也不等于就是阿富汗社会的转变。毕竟塔利班只有不到10万人的“小众”,与阿富汗传统社会的巨大体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阿富汗是非常落后且保持着传统社会习俗的国家,传统社会势力的惰性和

历史惯性仍有极强的影响力。

美国在撤军前曾预测阿富汗会发生内战,估计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少能抵抗、坚持3个月。塔利班也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心理准备。但是,阿富汗形势发展得太快,以致塔利班还没有充分准备就匆匆登堂执政了。我们有理由期许,也应该有耐心,国际社会亦然。

三、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曾饱经内忧外患,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经历半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乱。

1973年至1979年7年中就发生了4次政权更迭:1973年7月,穆罕默德·达乌德联合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1978年4月,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功发动政变;1979年9月,因派系冲突升级、内讧不断,哈菲祖拉·阿明在火并中胜出夺权,而3个月之后,即同年12月,苏联支持“旗帜派”发动政变,阿明被击毙,卡尔迈勒在苏联支持下组建新政府。

1979年底至1989年是苏联军队入侵并占领阿富汗的10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各派势力“群雄争霸”的混乱时期。

1992年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夺取政权,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国”。1996年塔利班夺取喀布尔之后很快控制了全国,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2001年美国及其盟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开始了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占领。

长期动荡与战乱不仅给阿富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是对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严重摧残,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极为深远的影响。经历了长期战乱的阿富汗又一次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美国撤军时,阿富汗前总统等政府高官纷纷外逃,并卷走上亿美元和价值不菲的黄金珠宝等。塔利班接手了一个百孔千疮、危机重重的

阿富汗。塔利班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和棘手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反恐与禁毒是生存的前提条件。与恐怖主义组织切割是塔利班能否顺利执政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前提条件。在反抗美国军事占领和傀儡政府的斗争中,塔利班曾与恐怖组织有很多交集与合作,至今阿富汗境内还有二十多个恐怖组织在活动,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是目前活动比较频繁、手段最残忍的恐怖组织。

如果塔利班不同恐怖组织切割,仍有勾连等行为,就没有可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都已对塔利班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任由恐怖组织在境内活动与发展,无疑将使整个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仅阿富汗人民不答应,塔利班政权也将被削弱,从而不可能顺利执政。塔利班当然不能容忍恐怖组织的挑战、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近期已经开始对“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进行清剿,估计还将进一步清剿、驱赶恐怖分子,以保持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禁毒是塔利班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如前所述,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和鸦片输出地,许多农民以种植罂粟为生。但“毒品产业”不仅毒害国民,还遗祸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各国一贯推行禁毒、缉毒的政策措施,当然也不能容忍阿富汗继续成为“毒窝”。塔利班已经郑重承诺:禁毒、缉毒,铲除毒品经济。

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还是禁毒、缉毒,都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以前塔利班作为抵抗组织,是为了生存和开展斗争以适应环境的一种组织形式,执政之后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美国扶植建立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已经解体,阿富汗需要一支新型的国防军和安全部队,这也是国家强力机关的一部分。塔利班只有实现改造

和自我改造(包括对旧军队改造和自身的改造转型),才能组建一支新型军队。

——建立包容并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是塔利班夺权后能否顺利执政的基础。客观形势要求塔利班必须完成转变:从战时军事对抗组织向和平时经济机构转变;从以前的一致对外向消除内部分歧,避免矛盾、内耗引发新的冲突和战乱的转变。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夺取了政权,并不意味着塔利班就可以一家专权。未来的阿富汗政府必须具有包容性、广泛代表性,即由代表着不同部族、阶层利益的人员组成政府。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更是阿富汗现实政治决定的。阿富汗有二十多个民族,最主要的普什图族占人口的42%,塔吉克族占27%,乌兹别克族占9%,哈扎拉族占9%,艾马克族占4%,土库曼族占3%,俾路支族占2%,其他少数民族占4%。^②阿富汗是伊斯兰国家,约99%为穆斯林,绝大多数人属逊尼派(约90%)并遵奉哈乃斐法学派(Al Hanafy-yah),仅少数人属什叶派。

可能没人怀疑塔利班武装能征善战,但他们未必全是经营管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现代社会各个部门的运作与管理都需要学有所长的专业优秀人才,新政府具有包容性才能广纳良才。

在抵抗美国军事占领和打击傀儡政府的年代,塔利班在其势力所及之地都建立了“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不仅削弱了傀儡政府,也为自身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21年9月底,临时政府代理司法部长表示,将在阿富汗实施查希尔国王时期的宪法(1964年),但将排除违反伊斯兰教法的部分条款。毫无疑问,相对宽容的政策有利于安定民心。

傀儡政府以无能、贪腐著称,塔利班主导下的新政府能否高效、廉洁决定着阿富汗重建和发展前途。

——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经济。这是阿富汗面临的最迫切、也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1971年以来阿富汗一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约5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阿富汗以农业为主,只有一些简单的工业项目。目前农业部门吸纳了80%的劳动力,工业和服务业各占10%,失业率为35%。^③目前阿富汗还可能出现食品短缺等人道主义危机。今年9月联合国发展署呼吁各国援助阿富汗。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阿富汗曾先后实施过3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阿富汗经济依旧十分落后,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对外依赖严重,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支撑着阿富汗的生存。

阿富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比较封闭的自然环境下,长期受内乱和外部入侵的困扰和破坏,导致生产要素短缺,劳动生产力低下。具体表现在:

第一,政府经济部门缺乏有效的经济规划和专业管理能力。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规划和有效的运作和管理,导致规划或项目设计从一开始就不尽合理,之后往往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第二,苏联入侵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先后造成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民众多达一千一百多万,^④即人口总数29%的人长期流动逃难。近几年美国利用“特殊签证项目”,先后从阿富汗弄走了十几万对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用的人才。目前阿富汗各个领域都缺乏可用之才。

第三,外资援助和借贷由于附加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也存在着项目规划不对路、资金到位不及时等问题,导致外资利用效果不佳等问题。

第四,受多种因素影响,私人资本不活跃,还存在有限资金外流的情况,使国内经济发展

资金更加捉襟见肘。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阿富汗拥有一些宝贵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铜、金、铀、稀土、锂、铝土矿、煤、铁矿石、铬、铅、锌、宝石天青石矿等资源),但由于长期战乱、缺少资金与适用人力资源,并未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而只能“望矿兴叹”。

从依赖外援型的国家转变为经济独立的国家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保证国内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民族国家构建(National State-Building)是立国之本。民族国家建立后,通过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使公民意识超越地方性、族群意识和文化的狭隘界限,通过多种文化和社会传统的融合,形成新的为全体公民普遍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民族国家认同不是单向的,而是国家与公民互动、磨合形成的。

持久的动荡和战乱使阿富汗严重碎片化。不同族群、教派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形成长期武装割据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战乱造成多达一千一百多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民众,^⑤有的在难民营生活了十几年,还有的甚至就是在那里出生的。艰难、悲惨的流浪生活,使成年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青少年根本没有可能接受系统的教育。他们在艰难中度过,以悲观甚至绝望的心态看待社会,在长期的难民营和流浪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难民文化”,对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深远的负面影响。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一个社会,如果多数家庭不成家,那么民族国家构建就难以实施。如果国家无法保护本国公民和公民基本权利,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将逐步淡化,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也可能随之淡化。半个世纪的战乱中,许多阿富汗人没有得到国家的保护

或庇护,更多的是得到部落、部族社会的帮助。个体与部落、部族的关系强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最基本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保护与忠诚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公民,公民又如何形成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对颠沛流离的难民又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以,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首先必须解决难民问题。

——处理好政教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理念,处理好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目前,许多伊斯兰国家(包括比较保守的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都将《古兰经》和“沙里阿”^⑧作为国家立法的依据,视其为指导、制约社会道德规范、国家政府行为的神圣法典。对穆斯林而言,《古兰经》和“沙里阿”是持身律己的行为准则,是座右铭。

现代化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拒绝现代化无异于“自残”“自杀”。实际上,伊斯兰世界无论何种教派均无一例外(尽管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化:从宣礼塔的悠扬绵长的宣礼声、^⑨日常的电灯电话,到满街奔跑的汽车和凌空翱翔的飞机,治病救人的医药和器械等等,无不体现着现代化和时代进步。尽管原教旨主义者一再重申并呼吁回到“原始初创时期淳朴、纯真的本源”,但无论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还是塔利班武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了现代化。他们对手中的各种现代化武器更是爱不释手。如果真正“坚持本源”,坚持使用伊教初创时期的冷兵器,他们早就被消灭好几次了。其实,他们都是有选择地接受了现代化,即有明确目的性的“为我所用”。就此意义而言,世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

阿富汗人90%以上都是穆斯林,但历史上阿富汗一直是世俗国家,从未建立起像伊朗这

样的神权政治国家。塔利班如果行事太过偏激,严苛推行伊斯兰教法,恐怕难以长久,也难以得到阿富汗人民的普遍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换言之,塔利班只有实行比较温和宽容的宗教政策,与时俱进,才能使阿富汗逐步步入现代社会。

——必须解决社会发展两元化问题。阿富汗是中东地区最早取得独立的国家(1918年),但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长期动荡与战乱使得其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使阿富汗出现了社会发展两元化问题,苏联入侵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18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产业革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使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是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重塑,是步入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当世界各国先后步入工业化进程时,阿富汗却如一潭死水,未见波澜。

目前,阿富汗存在极为严重的社会发展两元化问题。少数重要城市在外国援助资金和阿富汗政府主导的建设中体现出某种“阿富汗的现代因素和繁荣”,但这只是“局部”。从总体来看,阿富汗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部族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农业人口仍占80%左右,保留着落后农牧业社会的生产方式,部落组织对当地经济生产也有重大影响。传统的部族势力在国家政治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势力通常是在部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与部族势力有密切联系。这才是阿富汗更真实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塔利班重新返回喀布尔之前的20年中,才能凭借着伊斯兰教的动员力量和部族关系,一直在阿富汗农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建立了与地方政府并存的影子政府。

社会发展二元化问题不仅拖累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稳定。当然,化解社会发展二元化问题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进程。

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上述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些又是相互交织、重合的,对塔利班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任何一个强大、成熟的政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阿富汗的未来,其外溢效应还将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局势。

四、结语

从发动战争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到放弃改造——结束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Remake)其他国家的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国总统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的个人政治偏好,从现实角度来看,更是表明了美国国力的衰退。美国无力、也无法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改造,或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进程(尽管它从未成功过,但制造的麻烦不少)。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已经说明美国霸权和美国国力的衰败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多年前塔利班首次执政只有5年时间,却劣迹斑斑,至今阿富汗人仍心有余悸。20年后塔利班上演“大反转”,顺利夺权也绝非偶然,说明其仍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确实,阿富汗局势充满各种可能和变数。如果塔利班政府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阿富汗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建设时期。反之,塔利班将走上不归路,阿富汗也将重新陷入战乱之中,人民将蒙受更大的灾难。

阿富汗是属于阿富汗人民的。任何政党组织包括塔利班以及各种外国势力,仅仅是阿富汗历史上的过客,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或载入史册,或钉上耻辱柱。阿富汗文明终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而更加灿烂。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是,那将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

注释:

- ① Refer to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afghanistan/#energy>.
- ② Refer to “Human and Budgetary Costs to Date of the U.S. War in Afghanistan”,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figures/2021>.
- ③ Refer to “Creating Refugees: Displacement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ost-9/11 Wars”, August 19, 2021,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2021>.
- ④ Refer to Ben Norton, “How elite US institutions created Afghanistan’s neoliberal President Ashraf Ghani, who stole \$169 million from his country”, September 2, 2021, <https://thegrayzone.com/2021/09/02/afghanistan-ashraf-ghani-corrupt>.
- ⑤ Refer to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HP1N3BJ0552ASSI.html>.
- ⑥ Refer to Seth G. Jones, “The Taliba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CTC SENTINEL | November/December 2020 · Volume 13, Issue 11,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U.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P.1, <https://www.ctc.usma.edu/sentinel/>.
- ⑦ Refer to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where-us-troops-are-in-the-middle-east-and-could-now-be-a-target-visualized/2020/01/04/>.
- ⑧ Refer to “Afghanistan: Background and U.S. Policy: In Brief”, June 11, 202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R45122, p.3,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 ⑨ Refer to “Terrorist Groups in Afghanistan”, August 17, 202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IF10604, PP.1~3,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 ⑩⑪ Refer to “20 Terrorist Groups Fighting Against Afghan Government”, <https://tolonews.com/afghanistan/20-terrorist-groups-fighting-against-afghan-government>.
- ⑫⑬ Refer to <https://hannenabintuherland.com/mideast/afghanistan-opium-soaring-since-us-invasion-90-of-worlds-illegal-opium-is-now-from-afghanistan/>.
- ⑭ Refer to <https://gulfnews.com/special-reports/afghanistan-the-rise-fall-and-resurgence-of-the-taliban-1.1629107978245>.
- ⑮ Refer to <https://gulfnews.com/special-reports/afghanistan-the-rise-fall-and-resurgence-of-the-taliban-1.1629107978245>.
- ⑯ 应该指出,有媒体报道称遗留的武器装备价值约85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20年来美国为组建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所投入的全部费用(包括武器装备和军饷开支等),这是夸大的数字,故不采信。
- ⑰ Refer to <http://www.chinanews.com/gj/2021/09-04>.

- ⑬ Refer to “After Afghanistan withdrawal, pope denounces attempts to impose democracy”, Sep. 1, 2021, <https://www.nrcnline.org/news/vatican/after-afghanistan-withdrawal-pope-denounces-attempts-impose-democracy>
- ⑭ Refer to Obama’s speech in UN General Assembly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 ⑮ Refer to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ugust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3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 ⑯ 尽管如此,从词源来看,塔利班(Taliban)以及宗教学校(Madrasa)等词汇均为阿拉伯语,即早期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向外扩张时期,中东许多国家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吸纳了许多阿拉伯语(也被称为《古兰经》的语言)词汇,之后逐渐本土化成为本国语言中的一部分。
- ⑰ Refer to Ian Richard Netton,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Islam”,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Atlantic Highland NJ, 1992, P. 69.
- ⑱⑳ “沙里阿”(Shari'a)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安拉指引之路即伊斯兰教法,是有关穆斯林在宗教、社会、家庭、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规范,也被穆斯林当作是一套包罗万象的宗教、民事、刑事法规。
- ㉑ Refer to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actics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What is it and will it change?” by Delwar Hossain,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1/08/18/political-ideology-and-tactics-of-the-taliban-in-afghanistan-what-is-it-and-will-it-change/>.
- ㉒ Refer to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
- ㉓ Refer to <https://nationworldnews.com/the-minister-said-the-taliban-would-not-allow-militant-attacks-2/>.
- ㉔ Refer to <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1/20190102823901.shtml>, 中国商务部网站。
- ㉕ Refer to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24/c_1122585478.htm and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68814-1.shtml>.
- ㉖ Refer to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gulf/2021/08/08/Two-Saudi-women-appointed-to-top-senior-roles-within-the-Two-Holy-Mosques-presidency>.
- ㉗ Refer to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gulf/2021/09/02/Saudi-Arabia-s-first-batch-of-women-soldiers-graduate->.
- ㉘ Refer to http://www.news.cn/worldpro/2021-09/10/c_1211364825.htm.
- ㉙ Refer to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58799/afghanistan-share-of-population-by-ethnic-group/>.
- ㉚ Refer to <https://www.thoughtco.com/afghanistan-facts-and-history-195107>.
- ㉛㉜ Refer to “Creating Refugees: Displacement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ost-9/11 Wars”, September 21, 2020,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2020>, and also see the last update,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2021>.
- ㉝ 传统的宣礼通常是宣礼者或伊玛目在高处或宣礼塔亲自发出做礼拜召唤。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地清真寺普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完成宣礼,有的还播放德高望重的伊玛目或先贤的声音,表达纪念和缅怀之情。

[责任编辑 杨年保]

Could Afghanistan Revive from Catastrophe of War

WANG Jinglie

(Institute of We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launched a war in Afghanistan that lasted 20 years. The US suffered more than 10,000 casualties in the war, spent more than \$2 trillion, left a broken mess in Afghanistan, and eventually withdrew in confusion. The Taliban returned to Kabul strongly and seized power. The Taliban inherited a broken Afghanistan with crisis. The Taliban faces too many challenges and thorny issues, such as anti-terrorism and anti-drug, establishing inclusive and broadl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ddress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nation-state building,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and solving the dualizi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If these problems could be properly handled, Afghanistan is likely to enter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merican withdrawal; war loss; the Taliban takeover; multi-challenge;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